

风萧马鸣战中州

——记许昌第一次解放

李伟峰 宋爱平

编者按：本篇以何以祥、石一宸、方晓等同志的回忆录为依据，参照当地的调查资料编纂成章，并经陈书壮同志核实斧正，呈诸社会，以飨广大读者。

1947年12月初，北风呼啸，沙尘蔽天，号角急奏，战马嘶鸣。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在司令员何以祥、政委丁秋生的率领下，由永城出发，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于12月12日抵达许昌东北小召一带，13日开始破路，14日一举攻克和尚桥和苏桥车站，从而拉开了解放许昌的帷幕。

奉命出征

1947年12月7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由永城出发，向着杳无人烟的黄泛区疾进。

是日，风沙弥漫，黄尘似雾，相隔几步便不辨人颜。战士们身负沉重的武器、行装，在一望无垠的沙滩上一步一陷地跋涉着，黄沙盈鞋，汗水浸衣，步履维艰的战士们不畏艰辛，依然气宇轩昂，兼程而行，盼望早些赶到一个较大的村镇，好进老乡家暖和一下，再酣酣地睡上一宿。岂知到那里一看，大煞风景，仍是沙丘一片，“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黄河泛滥冲积的泥沙淤土埋住了房屋和树身，只有树梢和屋脊挣扎着露出地面，枯树枝挑着破布和野草，在大风中摇曳、呻吟……

沙丘上，华野三纵的参谋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沙窝里找到了一个破旧的窝棚，里面住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和他的闺女。

经询问方知，老汉叫李长贵，因不堪忍受胡宗南军队的欺辱，从陕北逃回了老家河南。老汉泪如泉涌，哭诉了他苦难的生活遭遇：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后，奸掳烧杀，无恶不作。他的长子被强行抓去当兵，生死未卜；大女儿又被抢走，不日，尸抛清凉山的河边。他老伴思念孩子，积忧成疾，不久，便带着悲伤和愤恨离开了人世。老汉无奈，带着二儿子和小闺女一路乞讨，辗转回到了河南。殊不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回来不久，二儿子又被凶残的国民党军队抓走。含辛茹苦的老汉感喟地说：“国民党统治下的日子难熬啊！”沉思片刻，老汉又带着疑惑的口气问道：“听说你们到这边来，是解救河南贫民百姓的，当真的吗？”参谋说：“对呀，是毛主席派我们来大反攻的！”话音刚落，老汉的小闺女从窝棚里跑出来，高兴得又蹦又跳：“这可好啦，延安那阵子的好光景快回来啦！”

是夜，部队依然露营沙丘。

跨出黄泛区，人烟渐稠。每至一个村庄，老乡们都欢聚村头，摆香案、敲锣鼓、放鞭炮，青年男女婆娑起舞，村代表频频向部队举杯敬酒。指战员们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所感动，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锣鼓声、口号声融成一片，如空谷雷鸣，经久不绝，震撼着严寒

笼罩着的中原大地。

茅 庐 受 命

在扶沟以北的一间草屋里，三纵队司令员何以祥和政委丁秋生正在受领华野西线兵团首长布置的战斗任务。

这是一间极简陋的草屋，室内除地上摊着一个麦草铺和靠墙放着一张桌子外，别无它物。华野外线兵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参谋长陈士矩同志把地图摊在地上，用手比划着，逐一向何司令员和丁政委交待破击平汉、陇海铁路的具体任务。陈参谋长一再强调破击铁路的战略意义，他说：“外线出击以来，我军连续作战，已开辟了豫西、豫皖苏、鄂豫皖等几个解放区，迫使敌人转入点线守备，但敌人控制着铁路干线，可以迅速机动兵力向我军进犯。我们要改变这种局势，就要对平汉铁路南段和陇海路中段进行大破击，以摧毁敌人的交通命脉，有力地配合刘邓大军的作战行动。”

对平汉、陇海路的破击，是我军在长江以北歼灭蒋军主力的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部署是：野战军首长决定组织三个兵团，协同陈谢兵团进行平汉路战役。一、三、四纵队为一兵团，任务是破击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和陇海路郑州至开封段铁路，相机攻占一些城镇；六、二纵队为二兵团，在睢县、柘城地区抗击敌五军和整编七十五师的增援；十、十一纵队为三兵团，负责破击柳河至开封段铁路，相机攻克兰封、民权等城。陈参谋长最后说：“我们一定要坚决切断南北交通线，为尔后大规模歼敌创造有利条件”。

破击官亭寨至许昌段铁路并相机攻占许昌，这就是兵团指挥部赋予三纵的任务。

受领任务后，何司令员和丁政委立即策马赶回驻地，和副参谋长马冠三、政治部主任刘春详细研究了这次破击铁路的任务，

然后给各师下达战斗命令：八师破击许昌至老吴营段铁路，并包围许昌，查明情况，相机攻占此城。九师破击和尚桥至官亭寨段铁路，并以一部包围长葛城，相机占领。七师以一部破击苏桥至和尚桥段铁路，另一部为预备队，纵直组织机关人员及特务营破击老吴营至苏桥段铁路。

任务下达后，纵队上下群情振奋，斗志高昂，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前开进，于十二月十二日兵临许昌城下。

力 斩 “ 长 蛇 ”

蒋军控制下的平汉路，宛如一长蛇，构成了对我军的威胁。为切断敌人的这条交通命脉，十三日拂晓前，先头部队受命破路，当晚，主力部队发起了全线大破击。

“斩断敌人的交通命脉，动员一切力量进行破击战！”“破得快，破得彻底，定叫铁路大翻身！”宣传队员们一边忙着在土墙上用白石灰刷写标语，一边在铁路沿线打竹板作宣传。战士们个个争先，竞相角逐。纵队直属队的指战员除侦察、通讯人员和一部分战勤人员外，全部投入破路。各部队利用铁路上原有的电线，很快沟通了电话联系，及时向纵队司令部汇报破路的进展情况。铁路附近的人民群众也纷至沓来和部队并肩作战，李长贵老汉闻讯也风尘仆仆地赶来助战，他的小闺女也随其助之。通讯员小李见了问道：“李大爷，您这么大老远地还来破路，够辛苦了”。李老汉满怀激情地说：“早一点打败反动派，老百姓早一天翻身过好日子，辛苦一点算啥！”

整个破击战如火如荼。掀铁轨、烧枕木、挖路基、炸桥梁，势如破竹，铁路两旁，浓烟滚滚，火光四起。仅一夜时间，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机动作战的主要动脉平汉路便被切断了。

声势浩大的破击战，使得敌人惊恐万

分，他们派出一批又一批飞机，沿着铁路低空飞行，企图搜索目标。适逢天公作美，一连数日大雾蔽天，敌机不辨地面，只得急躁地在铁路沿线上空来回盘旋，宛如剿了窝的乌鸦一样飞来飞去。及之雾散天晴，铁路已象一条被切断了的长蛇，僵卧在冰封的中原大地上。至此，许昌城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城内敌人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问鼎许都

许昌是著名的汉魏京都古城，三国时期，曹操迎汉献帝建都于此，曾在这里奉天子以令不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统北方大业，此后，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又是平汉线上的一个重镇，是蒋介石中原战场的重要兵站基地。目前铁路已被我军破击，许昌已成孤立的据点，应该乘机拿下它。何司令员受领任务时，兵团指挥部陈参谋曾经说：“这次主要是破路，小据点、小车站可以拿下。许昌是个较大的城市，敌人兵力不少，应该慎重，但是也不是不能打”。当走出指挥部的草屋和四纵司令员陶勇同志分手时，自己曾半开玩笑地说：“老陶啊，要是我们攻打许昌遇到困难，你来不来援助？”陶勇同志笑着说：“打许昌是好事，只要你们打，我们就援助。”何司令员思前想后，觉得打许昌的战机已水到渠成，该下手了。他回到纵队，又来到了政委的住处，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遇事一向谨言慎行的丁政委听后兴奋地说：“老何啊，我们想到一块去了，纵队完成自官亭寨到许昌这段铁路的破击任务后，迅速攻占许昌，这也是兵团指挥部赋予我们的任务嘛！”

十三日，天刚蒙蒙亮，纵队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已聚集在一起，研究打许昌的部署，最后决定由八师和七师二十、二十一两个团担任围城任务。具体分工：将八师二十二团

围攻南关继而主攻南门，二十三团围攻西关，二十四团放在北关，把许昌城紧紧围住后，就地待命攻击。

会议尚未结束，八师师长王吉文打来电话，异常兴奋地报告：“司令员，侦察部队在许昌城外三里桥捉到一个俘虏。”

“好！”何司令员听了顿时喜形于色。

接着，王师长报告了俘虏供出的情况：许昌共有七千余敌人，新开到的一个团是主力部队，三个特务营，其余都是后方留守机关和保安团队，敌军见我逼近，正在仓促修筑工事，准备固守。

何司令员深知王吉文同志的英勇机智和他细针密缕、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对他的报告深信不疑。他紧攥话筒，毅然决然地大声对王吉文说：“这个俘虏的口供很重要，你要把俘虏和敌情材料迅速送到纵队部来。命令二十二团立即把南关拿下，整个部队作好攻城准备。”

一袋烟工夫，两个骑兵通讯员把俘虏押来了。这个俘虏个头颀长，身着黑色制服。经审问，他是许昌的警官，夜里出城到三里桥宿娼，被我侦察部队擒获。由于向他宣传了我军的俘虏政策，他把城内敌人兵力、番号、部署、指挥系统、地形、工事构筑等情况倾箱倒筐地说了出来。

何司令员和丁政委根据这一情况，又召开党委会议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大家集思广议，认为拿下许昌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摧毁敌人的兵站补给基地，彻底切断敌人的补给线。第二，可以用缴获的战利品补充自己。第三，将更有力地调动围攻大别山区的敌人，支援刘邓大军作战。并对战斗方案重作部署：以七师、八师攻城，力求第二天全部结束战斗，八师二十二团主攻南门，二十三团主攻西门，七师二十一团由北门助攻，二十团和二十四团在西门外作预备队，总攻发起时间为十四日夜十一时。

将会议的決定和部署报告兵团指挥部及陈毅、粟裕首长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两点多钟，野司回电指示：“打许昌要慎重。”纵队领导分析了上级的意图，认为许昌虽然城高壕深，但敌人工事不很坚固，倘若推迟攻打，敌人伺机加固防御工事，将会招致攻城困难。于是，纵队便拟了一份电报向兵团指挥部报告纵队完成破路任务的基本情况、许昌敌情及攻城的战斗部署，表示有信心把许昌打下来，希望上级批准作战计划。这时，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

担任主攻的二十二团和二十三团，都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二十二团具有攻城经验，二十三团善于山地攻坚，但突破城门的经验不多，何司令员考虑到这些，便立即操起电话找二十三团石一震团长，询问许昌西城的情况和突击西门的准备情况，并吩咐：“突击西门的关键是通过护城河，炸开城门，摧毁暗堡工事，夺取城门楼，向两侧纵深发展进攻。炸药包不能太小，要做到火力掩护，架桥架梯，连续爆破与突击紧密结合。”

何司令又说：“石一震同志，这是你到二十三团后第一次攻坚战，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石一震团长在电话里回答：“我们正在周密地准备，有信心完成这次战斗任务，请首长放心！”

何司令员放下电话，不时在屋子里慢慢地走动着，他又在深思熟虑着攻城的战斗细节，尽量使准备工作做得更完善、更周密。

早饭后，纵队首长跨上战马向前线指挥所驰去，刚离开村子三、四里地，敌机就飞临上空，不断地俯冲扫射。首长们旋即跳下马来，伏在路旁的坑边防空。敌机飞走后，只见两个骑兵飞也似地从村子方向来到首长们面前。骑兵跳下战马，递交了一份电报，拆开一看，是陈参谋长的回电，上边写着：“暂缓攻打许昌，万一打不下，对我不利。”

大家愣住了，面面相觑，须臾间陷入了沉思，打不打许昌，象一块石头压在了每个指战员的心头。

何司令员首先说：“研究一下吧！”丁政委接着说：“首长指示精神，不是不要我们打，而是考虑到破路任务和我们的力量问题，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打下许昌。”何司令员把目光转向马副参谋长，意在征求他的意见。马副参谋长是一个遇事一向不妄自启齿的人，一但开口，便是考虑成熟了。这时，他说：“从我们侦察的情况来看，城内只有八千多敌人，又都是杂牌，协调困难，战斗力不见得强，工事也并不坚固。只要组织得好，南门和西门是可以突破的。”

政治部主任刘春又分析了部队的政治因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自从诉苦运动以来，每个战士都认清了蒋介石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只有打倒蒋家王朝，才能为阶级兄弟报仇，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申冤，所以求战心切。既然目前有条件打许昌，就应该再向上级报告，使首长了解我们的决心是有根据的。”

何司令员沉吟了许久，斩钉截铁地说：“既然我们有把握打下许昌，就坚决地打！”

马副参谋长对站在旁边的一个骑兵说：“快回去，叫电台不要拆线，等待发电报。”骑兵奔驰而去。马副参谋长便拿出纸来，在膝盖上拟好电报，交给另一骑兵带回。

首长们尚未抵达前线指挥部，两个骑兵已飞马赶回，迅速递上野司的回电。何司令员拆开一看，是显赫的两个字：“同意。”

西 门 鏖 战

阴森森的天空下，古城许昌灰蒙蒙地躺在平汉线上，许昌城河，宛如一条巨蟒，缠绕着这座古城。

城关四门，除南门、西门有桥未被破坏外，北、东两门均已堵死，北门外也被摧毁。

守敌的部署是：四十师一一五团二营守备南门及以西城垣；一营守备南门以东城垣；三营守备西门；骑一旅之一部及专署保安团守备东门；交警总队守备北门；四十师特务营，二十六旅之一营和二十六军特务营为预备队；整个许昌守敌由一一五团团长江指挥。敌人企图仗恃许昌城高，河宽，水深的特点，负隅顽抗。

十四日清晨，我军二十三团三营在方晓参谋长率领下疾赴许昌，接替二十四团防务进驻西关，率先抢占了西门外城关南北一线阵地。他们一面组织火力对西门及城壕之上的桥梁施实封锁，一面打通院落，构筑工事，以待主力的到来。

下午两点多钟，团长石一宸，政委王良恩，率一、二营赶到西关，方参谋长领着他们走街穿巷，直抵西关外桥西头北侧一小院中。凭借墙上的观察孔望去，敌西门一线阵地近在咫尺，当时决定由三营攻城，八连担任主攻，一、二营为第二梯队，团营火炮及轻重机枪分别组成直射城楼及城门两侧每一射孔、曲射压制城头及城门内线纵深，以及预备机动三种火力，组织得非常缜密。

十四日夜，漫天漆黑，西北风呼啸着刮个不停，是要下雪的征兆。十一时整，三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总攻开始了。

纵队指挥所里充满了紧张气氛，首长们的心情极不平静。有的站在指挥所外面倾听隆隆的炮声，观察战斗的进展；有的则围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突破南门的消息……等了许久，没有情况，大家不由焦急起来。马副参谋长急不可耐地操起电话询问八师。

“二十二团没有突进南门，进攻受阻。”对方焦急地回答。

原来，担负突击南门任务的二十二团，认为南门工事不坚固，障碍不多，且桥未断、门未堵，突破不成问题，因而攻城准备不充分，组织不严密。当爆破员连续三次爆破后，突击班即向城门扑去，冲至桥头，才发现城门只炸开一个小洞，只得停止。突击爆破员再次爆破，将城门炸开大半，冲击的道路打通了，然而，战场上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狡黠的敌人用燃烧弹打着了丢在桥上装满油桶的汽车，烈火呼呼地燃烧起来，很快吞没了木桥，城外的房子也燃烧起来。同时，城楼上的敌人展开猛烈火力，杀伤我突击队，突击南门的战斗就这样失利了。

西门河上只有一座独木桥，三根圆木上钉着几块薄木板，这就成了进攻许昌的唯一道路。何司令员在电话里指示八师政委王六生：“无论如何要保住这座桥，不能让敌人破坏，要想尽一切办法集中火力打掉城外的地堡，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通过独木桥，炸开西门，是攻克许昌的关键，一座普通的独木桥成了千万名指战员注意的中心。

敌西门的枪弹雨点般地泄在我军阵地上，木桥两侧溅起簇簇水花，二十三团的几位领导同志及三营营长张兴常，政治教导员党生科蹲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观察指挥着进攻。最后决定由八连三班副班长王明杰带领吴之习、陈祖德、宋玉华三人去消灭敌人，打开城门。由八连指导员、甲等战斗英雄李华指挥爆破。只见八连指导员李华看准了爆破点，一手扶着爆破员的肩膀，一手指着出击的道路和爆破点，两手轻轻一推，第一个爆破员出发了。旋即，第二个爆破员又上来了，李华两眼紧盯着爆破点，一面观察敌情，一面交待任务。他不仅指挥若定，政治鼓动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他抓着第二个爆破员，用第一个爆破的行动鼓励他：“你

看，姜崇全跑过去了，过了桥，已经到城门了。”姜崇文回来交了导火弦，他又鼓励说：“第一个爆破员已漂亮地完成了任务，现在要看你的了！”接着又指挥了第三包。第四包要算最艰巨，他非常恳切地向老爆破员王增清说：“三包的任务已顺利完成，关键在你这一包。你看看爆破口，要大的话，往里放，反冲锋的敌人来了叫他坐飞机；要是小，用手扒一扒，挖个洞，塞进去再拉。”就这样，李华同志带领飞行爆破组的英雄们连续送上了四包炸药，只用了数分钟，便将许昌西门瓮圈炸开了一个缺口。随着第四包炸药的巨响，王明杰带领吴之习、陈祖德、宋玉华跃身而起，一个箭步跨过木桥，迅速冲进烟雾弥漫的城门，纵身攀上了城楼。

城楼上，乱了阵脚的敌人误以为他们是自己人，狂叫着让四勇士对准城下的爆破口射击，企图封锁我军的进攻。机智智慧的四勇士，猝然上前夺过敌人手中的枪支，其余的六、七个敌人见势不妙，夺路向南面碉堡里逃去。陈祖德连开两枪，将两个敌人击毙。跃跃欲试的宋玉华早想显显身手，只听他对王明杰说了声：“要看我的啦，”便蓦然拣起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向敌人反掷过去。一声轰鸣，又将两个敌人送上西天。四勇士遂占领了城头上第一个堡垒，并缴得白朗林机枪两挺。

少顷，一排敌人从南门恶狠狠地向他们扑来，密集的子弹在四勇士的头上飞窜。四勇士机智沉着，审时度势，以坚固工事为掩体，伏身潜形，默然不动。敌人看没有动静，误以为他们已经退去，遂向碉堡前拥来。等敌人离碉堡只有七、八米远时，他们才甩出一排手榴弹，敌人猝不及防，一阵惨叫，纷纷跌落城脚之下。

接着敌人又分两路向他们抄袭而来。宋玉华一夫当关，一鼓作气扔了百十个手榴

弹，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不久，敌人又卷土重来，组织了新的夹击，但未等敌人濒临碉堡，就又被四勇士打了回去。

敌人不甘失败，又疯狂地发动了第四次反扑。恼羞成怒的敌人从三面用大炮和轻机枪向四勇士占领的碉堡猛烈轰击，四勇士面对敌人的反扑，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沉着御敌，以一当十，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在子弹、手榴弹消耗殆尽的危急情况下，副班长王明杰悲壮地号召大家：“同志们坚决打，现在是考验每一个同志的时候……”四个英勇骁悍的战士，怒目切齿，紧攥上好刺刀的枪柄和脱了盖的手榴弹，准备对付敌人的再次反扑。然而，屡受挫，士气大伤的敌人只是乱喊狂叫：“上啊！杀啊！”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副连长杨佩山在河对岸的掩体内，听到城楼上枪声大作，喊声四起，便跳出掩体，把手一挥，“三班跟我上，其他的突击进城。”说着，就冒着枪林弹雨冲进城门洞，迅速占领了西门楼，与四勇士会合。这时，敌人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扑，在机枪的掩护下，百余名敌人簇拥在一辆汽车后面，气势汹汹地向西门冲来，妄图在汽车行将接近城时，引火燃烧汽车，封住突破口。八连的勇士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便以各种轻重武器对准汽车一齐开火，汽车一头栽倒路旁，僵死不动了。杨佩山命令几个战士从左侧迂回到敌人后面，一阵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纷纷举手投降。八连从此牢牢地控制了突破口，保证了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冲进城去。

纵队指挥所里，首长们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电话机，气氛异常紧张。突然，电话响了。八师师长王吉文报告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二十三团三营八连突过木桥，炸开了西门，部队正由西门向城里发动进攻，二十四团正在跟进。”

“打得好，八连打得好！”何司令员在电话上兴奋地连声说道。接着何司令又指示：“现在必须迅速、坚决地全力向纵深突击。你把南门的二十二团调来，从西门跟进。”

何司令员又叫通七师师长贺健同志的电话，要北门的二十一团主力也迅速从西门跟进，沿北城墙向东打，协同八师进行巷战，扩大战果，歼灭负隅顽抗的守敌。

七师二十一团六连副政治指导员周耀采指挥突击班，从西门登上城墙，一面侦察，一面战斗，从西北段一直打到东北角，一连夺下二百多个小碉堡和掩体，俘虏三百余人，缴获九挺机枪、二百多支步枪、三门美造战防炮，全班无一伤亡。

经过十三小时的鏖战，许昌于十五日中午十二时宣告解放。

这次许昌战斗，共毙、俘敌八千余人，缴获各种火炮七十余门，汽车近百辆，还缴获一列装满弹药的火车，以及几个军用仓库。栗裕司令员高兴地来电表示慰问，并指示：凡缴获的军用物资，除补充部队外，其余交野战军后勤部接收，其它物资通知当地政府接管。

建立政权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许昌城第一次获得解放，我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立即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以丁秋生、刘春二同志为正副书记。丁秋生、刘春、马冠三、王文介、石甘棠、杨士敬、车文仪、庄进、马西夫和纵队政治部的组织、宣传、民运、保卫、联络等部部长和司令部、后勤部负责同志及各师地方工作委员会正副主任为委员。同时，任命八师二十三团团长沙一宸为许昌城防司令，维护社会秩序。

纵队城工委以交通银行为办公地址，随时听取汇报和处理有关事项。主要任务是维

持城防秩序，保护工商业，抓紧清查缴获物资，研究分发办法补充部队，上缴和转交兄弟纵队、部分交地方接管；对侵犯群众利益事件进行善后处理；与地方同志交流情况，协同配合工作。城工委的工作进展顺利，为以后接管城市积累了经验。

第三纵队首克许昌城后，豫皖苏五地委、五专署决定成立许昌县人民民主政府（辖农村）和许昌市人民民主政府（辖城区），县、市人民民主政府随军进驻许昌。许昌县人民民主政府机关驻地在现许昌市南大街新新商店，县长是孙志光。许昌市人民民主政府机关驻地在现市区西大街市中医院附近，市长是贺群。县、市人民民主政府配合三纵城市工作委员会开展接管城市，维护社会秩序，宣传我党政策，开仓放粮、安顿兵马粮草及军队食宿等工作。

庆祝解放

十五日中午，瑞雪纷飞，解放军战士踏着泥泞的路面，一路向熙熙攘攘的人群讲说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辎重和我军在战斗中的英雄事迹。数十分钟后，汽车拖着十多尊美式重炮和战防炮缓缓驰来，接着，又有数十辆大卡车，满载笑容满面的解放军战士浩浩荡荡地驶过市街。战士们帮助群众拆毁蒋军遗弃的工事，并帮着老百姓把构筑工事用的门板扛送回家。家家户户都在打扫门口的垃圾，商店门前都洗刷掉了蒋匪留下的法西斯内战标语。天主堂墙头有几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刷写新的巨幅标语。各家商店纷纷开门营业。民主政府城市工作委员会设立了新币兑换所，门前挤满人群，解放区的钞票立即在市场流通。市民视票面五千元以下蒋币为废纸，南大街《河南银行》门前蒋军钞票满地无人拾取，厕所内也有很多蒋币作了大便纸。行总许昌分会门前，解放军将大米发给贫苦市民，领得粮食的贫民

喜笑颜开，额手称庆。

十六日，解放军入城后，某部政治部刘主任亲至许昌中学，讲解人民解放军各项政策及土地法大纲，对战斗中受惊吓的师生表示亲切地慰问。十七日，我军同全市教师一百五十余人联欢，席间许多教师纷纷向解放军提出要求，索取解放区书报阅读。是日，许昌中学学生与解放军同志举行了友谊篮球赛。

十八日，解放军举行爱国自卫战争胜利照片与解放区书报展览会，来往参观的学生络绎不绝。每至毛主席、朱总司令像前均恋恋不舍。鲁南蒋军快速纵队的歼灭与孟良崮大捷照片最受欢迎。《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书均被借阅一空。展览会在教育界要求下延续了三天。

二十一日在原专署前面的广场上，许昌城隆重举行了万人祝捷大会欢庆解放军。民喜气洋洋，载歌载舞。会场锣鼓喧天，口号声、欢笑声响成一片。当全副美械装备的解放军城防部队走进会场时，广场群众欢声雷

动，掌声不息。在军乐齐奏声中，中共代表车文仪首先讲话。他列举了蒋军在许昌城抓丁派款、祸害人民的种种滔天罪恶，用解放军分地废债，取消苛杂，拯救人民的大量事实，来充分说明解放军是人民的救星。最后，他激动地说：解放军不但要解放长江以北各省，还要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他的讲话引起台下群众热烈的欢迎，口号声此起彼伏。

接着，豫皖苏边区第五专署的彭副专员也热情洋溢地向长期处在蒋匪暴政下受蹂躏的许昌人民致以亲切地慰问，并宣布了民主政府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廉洁政治、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开仓济贫、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各项重要政策，号召全县人民迅速完全地恢复生产营业，拥护解放军，支援爱国自卫战争。

最后，随军文工团放映了“解放许昌之战”“许昌人民分粮”等幻灯和“逃出阎王殿”“兄妹开荒”等剧目，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上接第119页）法，《涓涓河之头》都与《娥娘》十分相似，但是它简约、干练、裸露，把一名美男子追求一名窈女的急切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建安时代的爱情民谣中，还有一种更直接表现现实生活的类型，也就是触及当时战乱生活的。例如流传在许昌的《桑椹》：

桑椹桑椹，紫色晶晶。

乌鸦啄之，植者何疼。

窈女采之，送于将士。

将士杀敌，窈女有功。

战乱中的农村女子，对不安定的生活十分不满，她们讨厌战争，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恢复生活的安宁。而这种希望，只有寄托于前方征战的丈夫，她们希望前方征战的丈夫英勇杀敌，打败作乱的贼臣，为人民除

害，为国家立功。当然，用现实生活的内容表现爱情，是建安之前就有了的。象《诗经》中的开宗第一篇《关雎》，还有《诗经》中的《野有死麋》、《野有蔓草》等等，象汉乐府中的《有所思》、《上邪》、《艳歌何尝行》、《上山采蘼芜》等等。这说明，建安爱情民谣是很好地继承了建安以前的传统的。

建安民谣，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安文学中的瑰宝。我们从事研究建安文学的理论工作者、爱好者，不但应该注意研究建安文人文学，同时也应该注意研究建安民间文学（尤其民谣）。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建安文学研究中的片面性，使建安民间文学与建安文人文学等价齐观，受到同样的重视，让其永远放射灿烂的光辉。

许 昌 之 战 亲 历 记

方
晓

许昌战斗是我纵进行平汉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守敌骑一旅残部，四十师一一五团和该师特务营，二十六师特务营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七千余人。敌虽在建制体系上不够完整统一，但据城坚守的意图还是一致的，且许昌又是当时中原敌重要物资补给基地，平汉中段（郑州信阳段）要点，如能首克此城，对尔后在中原地区作战是有重要意义的。

十二月中旬，中原大地已进入寒冬，当时我华野决定西兵团配合陈谢部队进行平汉战役，旨在破坏平汉铁路，斩断敌之南北联系，调动敌人，寻机歼敌，并相机攻占许昌。时我纵位于豫东淮阳地区，奉命后日夜兼程，通过杳无人烟的黄泛区，风餐露宿，至十二日即挺进至许昌以北地区，遂对平汉铁路展开破袭战。我师（八师）担负监视包围攻歼许昌之敌的任务，我团为师预备队。十三日晚，师属各兄弟团皆乘机攻占了许昌南、北、西城关，十四日上午又攻占了火车站，形成了对许昌的包围。是日晨起，团长石一宸同志即令我率三营驰赴许昌，接替二十四团防务，准备攻城。政治处主任齐安昌同志与我同往。一路上，部队兴高彩烈，不顾寒风晨霜侵袭，风尘仆仆，直奔许昌。上下一致表示，在中原战场上一定要旗开得胜，作为进见中原人民的献礼，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当我们进抵西关后，火车站上仍是硝烟弥漫，一列绿色客车似无头长龙般躺在铁道上，许多未见过火车的战士都很感新奇，总想上前摸一摸。经与二十四团了解情况后，我即令三营迅速进占西关，并抢占了西门外城关南北一线阵地，组织火力，对西门及城壕上桥梁实施了封锁，打通了院落，构筑了工事。此时，敌我双方即展开了火力对射，部队在敌人火力封锁下进一步完成了战斗部署，以待团主力到来组织攻城。下午二时许，团长石一宸，政委王良恩率一、二营与三营会师于许昌西关，我把占领城关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一致认为抢占西门外南北一线阵地夺得了战机，为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团长对我说：“走，我们到前面看看。”我即带着他走大街，过小巷，穿越院落，直抵西门外桥头西北侧一小院中，迅即在墙上开了一个观察孔，敌西门和城壕桥梁及南北城垣一线阵地皆近在咫尺（距西门约七十多公尺），详细观察了敌工事构筑及火力布置情况。城高约二丈，壕宽六米，水深三米，桥系三根圆木（上钉薄木板）架设，宽约七十公分，城门已用装沙的麻袋包堵塞。当时决定团观察指挥所就设在这所院中的小屋里，以便抵近观察指挥。我即协助团长开始了一系列的战斗组织工作。决定三营攻城（八连担负突击西门），一、二营为二梯队。将团营火炮及轻重机枪统一分别组成直射（封锁城楼及城门两侧每一射孔），直射

(压制城头及城门内浅纵深),预备(机动)三种火力,明确各火力射击任务、要求及火力协同信号,特别在火力掩护爆破,突击协同上,组织得尤为缜密。战斗开始前又组织了试射,检查了压制封锁敌人的效果。接着我们又分批组织了全团营连干部(突击营组织到排)到前沿观察了敌情,明确任务,尤其对于突击连队(八连)的爆破员及班排骨干分子和直接掩护爆破突击的火力指挥员,逐一进行了动员及阵地前的组织协同,使其彼此了解,互相信任,提高勇气,解除疑虑。各一紧张细致的战斗组织工作直进行到黄昏前结束,一切布置完毕,只待攻击命令了。入夜二十时,三发绿色信号弹冉冉升起,照亮了夜室,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对距离近的敌正面火力,我封锁压制得还是严密的,但城门两侧敌远方的斜侧射火力仍似雨点般地射在我们阵地上及桥的两侧水中。我们团的几位同志及营长张兴常,政教党生科蹲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同时又是紧张严肃地观察指挥着每一战斗行动。此时,团长石一宸同志真象乐队指挥一般,有节奏地指挥着火力、爆破、突击、各战斗行动的协调。同时又对每一出入的爆破员进行了鼓励指点,并详细询问了每包炸药爆破的效果。在我火力掩护下,以三十分钟的时间,有效地进行了四次爆破(每包炸药重约二十至二十五斤),炸开了西门和堵在门外高宽各二米的麻袋墙。战斗英雄政治指导员李华同志随即率领全连健儿奋勇突击,打退了敌人的连续反扑,并粉碎了敌人燃烧汽车以堵塞城门的企图,攻占了城门楼,稳住了阵势。我即和齐主任及营的领导同志不失时机地率领营的主力投入城内战斗,进一步巩固突破口及向两翼和纵深发展。接着,我一、二营也相继紧张投入,沿着三营发展的方向直楔入市区中心,打乱了敌人,俘获甚众。此时,我各兄弟团团攻击南、北门未奏效,师即令他们改由西门突入,继续向南、北、东门及纵深方向发展,战斗至十五日十八时全歼守敌胜利结束。我三营八连英勇攻占西门是取得许昌战斗胜利的关键,因而战后被上级授予“许昌连”的光荣称号。

(作者:方晓,原任华野三纵八师、二十三团参谋长;现任南京军区工程兵顾问)



解放军首克许昌一周所见

李季安

1947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奔袭许昌的战斗打响了，驻守许昌的国民党军队，如交警总队，国民兵团，都进入防御工事里。四门屯闭，吊桥拆除，大街上的商号都下了板栅。市面很少行人，只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慌乱地调动。西南城外时而传来枪声。

12月14日：北风呼号，天色阴沉。学校已停课两天了，我和妻儿厮守在家里。我的家住在机房街西头路北，紧靠城墙，从窗子里可以望到城墙上的垛口。听说这一带是县自卫大队布防的阵地。这些平时惯于欺压老百姓的士兵，脑袋缩在大衣里，卷伏在城垛下边，隔几分钟就直无目的地向城外打两下冷枪。天黑以后，父亲从外面回家来说：南门口打得很激烈，整个南关、车站都控制在解放军手里了。国民党军从和尚桥前来增援的一个连，来到就当俘虏。这些，我们听了说不出是喜还是忧。一家人围坐着，度过一个惶惑不安的夜晚。

12月15日：凌晨5点，东方刚刚透出晨曦，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时刻。唧……唧……唧……机关枪声突然吼叫起来了，流弹划破夜空，唿哨着飞过了我家的院落。咕咚、咕咚几声响，有几个自卫队的士兵，翻越我家前墙逃跑。接着，有一种特殊的口哨声响起来了，哨音忽而在东，忽而在西，霎时，满街都传遍了这种哨声，这是解放军联络的信号。解放军的战士真象神兵天降，他们穿宅跨院，搜索残敌，逐段清扫战场。仅仅十几分钟，城西北角的战斗就结束了。待到天色大明，我们这一带宁静下来了。我大胆地打开大门。向西一看只见火神庙门口有几具蒋军尸体，解放军正押着一队俘虏向南开去。街坊们陆续走上街头，互相谈论着。中午，传来消息，退缩在城东南角文昌阁上负隅顽抗的交警队也最后缴械投降。至此，许昌城全部宣告解放了。

12月16日：昨天飘起雪花，今天仍未放晴。早饭后，我想到街上走走，况且还惦记着学校。我踏着泥泞的道路行经西大街时，有几部汽车拖着10多尊美式重炮和战防炮迎面驶来，后面大卡车上满载着笑容满面的战士，街道两旁挤满了群众。南大街的商店大都开业了，店员们正在门前清理垃圾或刷洗蒋军留下的标语。有一位解放军女战士正在聚精会神地在墙上书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款。南大街“中央合作金库”门前的三幅标语给我的印象最深刻，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中央”二字下面注着：“中央、中央、中了我的计你就要遭殃”；“合作”两字下面注着：“合作、合作，大家合起来我来作”；金库两字下面注着：“金库、金库，你们的金钱入我的库”。党部街（今文庙后街）文庙大成殿后墙上的那通石碑，上面用红土粉打了个大“×”，又在两旁写下“破除封建迷信，大兴三八作风”的标语口号。

下午，我来到我所任教的许昌中学。学生们有的在教室看书、有的在操场运动，象是若无其事似的。教师们相见之下，互道惊恐。一会儿，解放军某部政治部刘主任随同几位解放军干部来到学校。他们和颜悦色地和教师握手。这时全体师生集合起来，听刘主任讲解党的

城市工作政策。人民解放军城市工作纲要，大家一听，顿时情绪活跃起来。刘主任走后，教师艾荣泉、阎树德、丁应瑞等在一起碰头，商量复课。

12月17日：上午，解放军政治部召开全市教师座谈会，出席150余人。第一任市长孙志光（许昌中学校友，原名孙金榜）到会讲话。大家要求阅读解放区书报，了解党的政策。孙县长当即答复办理。下午，解放军和许昌中学举行篮球友谊赛，同学们给解放军提茶送水，两情甚为欢洽。

从学校回家途中，遇到文明街卖油条烧饼的赵秉。他背着一袋大米喜笑颜开地说：“八路军、爱穷人，我和咱街上的萝卜、天祥、傅大娘都分了100多斤粮食，今后吃不犯愁了。”赵秉是个老实能干的人，平时起早赶晚做小生意，还是顾不了妻小，今天解放军分粮，解决了他的问题。我想，国民党仓库里存着几十万斤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粮食，今天开仓济贫，还粮与民、是理所当然的，解放军真是仁义之师。

晚上，在太平街银行工作的老同学李树兴来家。他说，中央银行是四大家族的财产，已被没收了。人民政府城市工作委员会在那里设立新币兑换所，这两天兑换出许多北海币，在市场上流通。我们说前些时，市场上物价一日三涨，中央票大贬值，现在成了废纸。

12月18日：解放军举行解放战争胜利照片与解放区书报展览会。许昌中学、县师，县中，进德中学、灞陵中学的师生前往参观。学生们走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像前时，都凝神注目，不想离去。孟良崮大捷的照片和《新华日报》最受欢迎。在展览会上，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有好些人围着解放军问这问那，探询解放区的教育情况。有位同学问：“咱解放军要解放全中国，建立新国家，美国不承认，咋办？”解放军笑着说：“中外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是东亚巨人，敢于蔑视一切”。从展览会场上出来，我们几个人到中华书局，买了一些文具用品。书店生意兴隆。南大街那个平时最兴旺的“远东商店”，今天关门上锁了。听说在解放前夕，被蒋军散兵抢劫一光，老板远位东还挨了一顿打。

12月19日：同事张世杰约我今晚去看华东文工团在南关三星舞台公演的歌剧《血泪仇》。我俩都是许昌话剧团的业余演员，酷爱戏剧，难得有此机会一睹解放区戏剧的演出水平。全剧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序曲中拉开帷幕。剧情紧凑逼真，反映了黄泛区王老汉一家的悲惨遭遇与血泪深仇，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演到祖孙难以割舍那一场面时，全场竟呜呜地哭了起来。更值得赞赏的是，演员的台词熟练而流畅，音乐、道具配合得恰切而和谐。那个演保长的有一段歌词是：“保长、保长、要钱要粮，不要钱粮，谁当保长”至今我还能学唱。他的动作，活画出一个卑躬曲膝的奴才象。看完戏，我们极为叹服，回想我们过去演的什么《君山之夜》《国家至上》等剧，是难与比拟的。

回到家里，弟弟世安告诉我，右邻的国民党军马副官，今天携眷回山东老家了；临走时，解放军优待俘虏，临走时，还给了他一年路费。弟弟说，他想报名参军，要我在父母面前替他说话。许昌最后一次解放后，他终于冲破父母的阻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2月21日：许昌城举行万人祝捷大会，欢庆解放。会址设在专员公署前面的广场上。各校师生、商民、工人、店员、学徒都举着小红旗参加庆祝大会，郊区的农民也敲鼓打锣，赶来参加。当全副美械装备的解放军城防部队走进会场时，会场上立刻沸腾起来，大家高呼“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接着军乐齐奏、锣鼓齐鸣，中共代表车文仪

首先讲话。他说，解放军要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人民。他的话，引起台下热烈的欢呼。予皖苏边区第五专署彭专员讲话。他号召全县人民迅速恢复生产，照常营业，拥护解放军，支援解放战争。会后，游行。晚上华东文工团在专署大院放映《解放许昌之战》、《许昌人民分粮》等幻灯片，并演出《逃出阎王殿》、《兄妹开荒》等文娱节目。

解放军夜袭“洋桥”目睹记

王春重 口述

孔子静 整理

俺李简庄南六七里有一条青泥河，河面宽三丈，一年四季清水长流。京汉（即今京广）铁路通过这条河时，在河上架了一座铁桥，附近几个村的群众都叫它“洋桥”。

“洋桥”的位置在蒋李集以北碾子桥的东边，将官池乡羊圈村的西边，是许昌城南铁路线上的一座重要桥梁。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为保证铁路运输畅通，在桥北端、铁路西侧修了一个碉堡，驻了“护路队”专门守护这座桥，白天、黑夜都不准老百姓在桥附近停留。

1947年农历11月初2（公历为12月13日）晚饭后，我到本村王东章开的杂货铺里玩，坐在他的煤炉前和村上几个人前三皇后五帝的闲扯起来。大约到十点钟，他们几个陆续回家了，我想烤热脚再回去睡觉。就在这时候，从门外进来八九个当兵的，穿着灰土布军棉衣，背着长枪，腰里挎着手榴弹，个个武装整齐，头上还冒着热气。进屋之后，有的到火炉前掏出小烟袋抽起了旱烟，有的去买纸烟吸。在他们付烟钱时，王东章一看钞票发起呆来了，因为他们给的不是当时市面上通行的中央票，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纸币。一阵犹豫后，东章结结巴巴地说：

“老总！这票子不管用吧？”一个当兵的解释说：“老大爷，这是北海票，现在不管用，等几天保险管用，你放心好啦！”东章

怕再说别的招麻烦，就不吭声了。我一听，知道他们不是中央军，心里害怕起来，想趁机溜走。一个他们叫“班长”的军人对我说：“老乡，不要走，等会给我们带下路”。我就不敢走了。

他们在这屋里过了烟瘾，就带着我出发了。到了街上，班长悄悄对我说：“老大爷，你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只叫你给我们带个路，很快就让你回来。”我问他往那里去？他说：“南边铁路上不是有座铁桥吗，你领我们到那里就行了！”我说：“中”！他问我桥上驻有多少军队？我说：“这我说不清。只知道碉堡里驻着护路队，大概不过十个八个人。”他又交待我，路上不要说话、不能吸烟，见了人也不要打招呼，我连忙说：“中！中！”

出俺庄往南，有一条土路直通“洋桥”。我领着他们摸黑往前走，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只听见脚步声。半个小时后，离铁路只剩半里地，夜色中隐隐可以看到碉堡的轮廓，还看见从碉堡眼空中透出的一点淡黄色的光亮。我小声对班长说：“你看！那就是碉堡，碉堡下就是铁桥。”班长让战士们立即停下，隐蔽在铁路东边的土壕里。他们低声商量后，分成三个小组开始行动。一个小组翻过铁路，从西边向碉堡包围；一个小组顺铁路基东侧低洼地向碉堡靠近；一个

解放许昌见闻

巩守志

1947年冬，豫东大部分地区被解放，有人从扶沟传来消息，说八路军对当教师的，毫无侵犯，不加过问。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未亲身经过，总是心内慌慌不安。那时当地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人侵入内部，颁发身份证。许昌形势，越来越紧，一举一动，处处都要身份证，身份证成了护身之宝，时刻不离身旁。我当时还兼任着许昌自由镇小学教员，身份证上填的是教师。当许昌接近解放时，我们几个同事，因为害怕，住到许昌北九曲街十二号陈书奇家内，脱了制服，换上便衣，充当老百姓，但兜内还装着教师的身份证。

在12月13日夜里，听见第一声炮响时，大家恐慌不安，几乎一夜未眠。但到天明时，仍是安然无事，心中便也不害怕了。到下午我们几个又出来沿着墙根走动，到街上看热闹，街上无有一个人影，所有生意都是封门闭户，各个街口，都有岗哨。这时听说一个消息：直接税局的炊事员，到南门西边挑水，把桶放在井上，他要到城上看看，一个飞弹射来，恰巧落到他的头上，一命呜呼！我们也不敢远去，就回来了。

到14日后半夜时，听见街上有吹哨子的声音，这时陈书奇说：“不好了，一定是城被攻破了，不然为什么昨天夜里没有哨子声音，今夜会有呢？”大家也都忧疑胡猜起来，到天明时，从我们院内的两间西屋厨房屋脊上，向着我们住的三间北楼上，打了一枪，大家惊慌不安，接着听见有人喊“开门！”我回答说：“不敢开门！”他们问：“为什么不敢开门？”我们说：“老害怕！”他们说：“不开门，我们要打枪。”无奈，把门开了，但不见一个人影。忽然又听见那屋顶上说：“屋内所有的人都出来！”于是大家照办了。他们又问：“屋内还有人没有？”大家都说：“没有了。”他们又说：“把手都举起来。”我们又照办了。这时才从屋脊的那一面露出个人来，用枪照着我们说：“不要动！”他们从屋上想下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把他们接下来。他们一看，我们五六个人，都很年轻，就把我们带到北九曲街西头路北日新肥皂厂的大院内，到十点钟后，集合的人很多，约有二三百人，这时来了一

小组在原地作接应及炸桥准备，我就和这个小组一起蹲在土坑里。没停几分钟，桥上枪声响了，只打不几枪就停止了，好象没有遇到抵抗似的。这时，一位同志对我说：“老大爷，麻烦你啦，我们去桥边执行任务，你赶快回家吧！”说罢，他们迅速向桥头摸去，我也赶快动身往回走。当我走到南河沟的时候，听见“轰”的一声巨响，接着是金属的破碎声和撞击声，我测想铁桥已经被炸坏了。时间不长，就听见从北边许昌城方向

传来机枪声，解放许昌的战斗开始打响了。

回到家躺在床上，越想越害怕，越怕越睡不着。我想，万一解放军打不下许昌，中央军知道是我给解放军领路炸的铁桥，还会有我的活命吗？翻腾一夜没合眼，次日一早，就去找王东章订了个“君子协定”，谁也不能把昨晚遇见解放军的事情说出去。所以，这件事一直保密一年多，到许昌彻底解放后俺才敢透露出来。

个军人，很年轻，手中拿着盒子枪，后边跟着一个人，托着一挺轻机枪，站在院中，叫我们都从屋内出来，站好队，接住他说：“谁是学校的教师站出来。”我也是教师，带的有身份证，就站出来了。其他教师也都站出来，只有二三十个人。他说：“我们八路军，不是不办学，而是现在不能马上开学，大家受惊了，都请回去。这个“请”字，使我终身难忘！当我们开始走动时，他又说：“外面还有枪声，回去后，不要乱跑！”从这一次见面后，对害怕“八路军”的心情，给我彻底消除干净了！

下午一点后，我很惦记我的行李，恐怕丢了，就到教育馆我住的屋内，进门一看，原物未动，我很惊奇，为什么都没丢呢？忽然在东边又响了一枪，我害怕了，抱起行李，一气跑到北九曲街。直到三四点钟以后，城内才彻底平静了。这一天是1947年12月15日。

在解放许昌的这一天中，听到两个笑闻：一、在西城墙上一个碉堡内的机枪射手，正在向外不停的射击，八路军的同志进去后，拍拍他的肩膀说：“休息休息吧，别累了！”他抬头一看，是八路军，目瞪口呆，举手投降；二、在城内东南角的土台上，架着一门大炮，不时的向外射击。到天明后，早就该换班了，但再等，也不见接班的来，他们很焦急。忽然看见有几位军人，马上就招手呼唤，并大声说：“还不快走快、早就该来接班了！”这几位军人立即过去，到了跟前，他们一看，是八路军，一时目瞪口呆，只有举手投降了。

许昌历次解放简介

许献之

今年6月7日，是许昌古城解放四十二周年纪念日。许昌是中原重镇，全国瞩目。在解放战争时期，历次解放许昌的消息，新华社均有详细报道。解放区的几家大报也均予登载。时过42年，目前见到的一些材料，对许昌历次解放时间记述不一。据此，经查阅、核对资料，简介如下：

第一次解放

1947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野3纵一举攻克许昌。这次战斗是13日夜打响的。担任主攻的是8师22团和23团。14日夜，总攻开始。23团3营8连首先突破西门，后续部队接着跟进，在城内展开巷战。经过13个小时的激战，至15日中午12时，全城解放。毙俘敌7千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

余门、汽车近百辆，其它军用物资无算。¹²月22日，我军撤离许昌，南下漯河、郾城。国民党军队于1948年1月1日重占许昌。从而进入5个月的“拉锯”状态。

第二次解放

1948年1月6日，陈粟大军再克许昌，并在城北刘庄拦击由城内北逃的蒋军某旅后卫一个营，活捉副营长以下65人（见1948年1月13日《新华日报》太行太岳版第二版）。是月下旬我军撤出。敌11师进城。2月初，敌26旅杨汝贤部继11师接驻许昌，重修城池，企图固守。

第三次解放

1948年4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苏鲁

北伐战争在许昌

周凌云

1927年春上，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铲除吴佩孚在两湖大败后退守中原的余部及取代吴佩孚势力范围的张作霖部，任命唐生智为革命军总指挥。4月29日下午，唐总于汉口大智门车站乘京汉列车北上督师，所部有第四、第十一、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各军，以张发奎、陈铭枢、何健、刘兴等分任各军军长，以三十六军刘兴所部为前锋。一路进军顺利，5月中旬连克驻马店、上蔡、遂平之敌。5月20日进占漯河。

在漯河，唐生智同时任独立11师师长贺龙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事后，唐把36军军长刘兴和35军军长何健叫到司令部说：“贺龙将军的意见，许昌乃三国曹魏京城，名声很大，位置重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以铁和血的决心攻占它。”刘兴听后十分振奋，说：

“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吧。”当夜，唐生智同参谋部的周斓策划《许昌作战计划》。鉴于奉军主力驻防临颍，克许昌必先克临颍。临颍之战，既是克许昌的前哨战，又是一场硬仗。是时，临颍一线之敌为奉军张作霖部第十军全部，及三十七旅、四十七旅，另有从郾城败退下来的荣臻全部，并骑兵团、炮兵团、坦克车队等，总数约6万人。总攻于5月26日夜间开始，经两天两夜激战，28日下午张发奎所部第四军进据临颍县城。当日傍晚，唐生智在漯河向36军军长刘兴下达进击许昌的战斗命令。

36军是唐总的骨鲠部队，是一支劲旅。军长刘兴、副军长（兼）周斓均为湖南人。编制3个师，第一师师长廖磊（广西人），第二师师长唐哲民（湖南人），第三师师长周维寅（湖南人）。这个军系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四师与教导师扩充而成，计步兵九个团，一个教导团，四个直属营（炮兵一营，兵炮二营、工兵营，特务营。）于四月四日在湖北广水正式组

豫皖部队第三次收复许昌城。守城蒋军26旅闻风丧胆，不战而逃。

第四次解放

1948年5月9日，我军主动撤离许昌后，敌军又将许昌占领。14日凌晨2时半，华野部队在豫皖苏五分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四克许昌。经3小时半战斗，全歼窜入城内未及一周、尚在整编中的蒋军独立第21旅（系由河南省保安第一团和许昌、鄢陵、扶沟等县地方团队，及郾、郾、宝、叶等县土匪武装拼凑组成）全部，及国民党五区专署

与许昌、襄城两县政府等部。除毙伤外，活捉旅长兼五区专员范仁、襄城县长廉明伦以下2271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第五次解放

1948年5月24、25日，国民党第75师自北而南、第11师自西而东进行反扑，占领许昌。我许昌、许西、沙北三县领导机关，事先主动向东撤离。敌军11师、75师东去后，1948年6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8纵进驻许昌。从此，结束了“拉锯”局面，许昌古城被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成。刘兴军长接到唐生智的命令后，于5月28日夜间12时在临颍小商桥发布进攻许昌的战斗命令，部署如次：（1）第一师连夜由京汉路西侧向许昌方面进击，以一个团为挺进队，务于29日进取许昌城西门外及火车站附近。（2）第三师主力沿京汉铁路线东侧向许昌进击，务于29日进占许昌。（3）第二师协同第一、第三师作战，由繁城向许昌推进，务于29日抵达许昌城。（4）铁甲车二列，协同挺进队猛力向敌追击。第三师根据军部的命令，向各团下达作战任务，具体是：（1）第九团为挺进队，于29日拂晓沿铁道向许昌追击前进。（2）第七团沿铁道随九团之后尾跟进。（3）第八团在师部后沿铁道向许昌前进。

当时，驻守许昌之敌系从临颍、郾城败退下来的奉军第十军王树堂全部，荣臻的余部，并炮兵团、坦克车队等约两万人。虽说是败退之敌，但其装备优良，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奉军企图在许昌挫我，借以鼓舞士气，扭转战局。其兵力部署多在许昌城四周，城南许昌县境的大石桥布有重兵，为两个团，实员一个团的人数。

5月28日上午9时许，36军第3师第9团进抵大石桥地区与奉军相遇，战斗甚烈，奉军死伤累累，北伐军亦有较大伤亡。其间，北伐军得当地农民武装的紧密配合，农民武装队员拆毁了铁路路轨，并对奉军展开了猛烈的截击。激烈战斗持续了三小时，至12时奉军溃退，向许昌城逃窜。九团猛打猛冲，紧追不舍，于午后一时许进抵许昌城南郊区，旋即攻占城北郊。此时，第一师主力攻占许昌城西区及火车站。至此，奉军仓惶沿铁路线向新郑方面溃退，许昌城遂为北伐军控制。28日午后4时，第3师师部进驻火车站附近的长安公司。28日傍晚，军长刘兴率司令部人员进驻许昌。同时，何健所部35军亦相继进入许昌地域。36军各师驻地划分如次：（1）第一师及原附之炮连驻西门外及火车站。（2）第二师及原附之炮兵连驻南关一带。（3）第三师及原属之炮兵连驻城内及北关一带。（4）暂编第3师驻东门外。军部及直属营、炮兵营驻车站附近。36军在许昌颇受群众拥戴，这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该军纪律严明，二是我地下党对北伐军的大力赞扬宣传。

36军在占领许昌之后，迅即向在漯河的唐生智作了报告。唐生智亦迅即电告汉口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此电报1927年5月31日汉口《民国日报》作了报道，内称：“顷据刘军长报告，我军于本日（28日）午后2时占领许昌，我追击部队，目下已通过和尚桥，特电奉闻，并乞转告冯总司令，催其急进，俾收截击之效，为禱，职唐生智叩艳（二十九）戌印。”该报又称“顷接唐总指挥勘亥电称，查奉逆于旬日内被我3次猛攻，此次临颍一役，较漯河西平尤为激烈，毙敌三千余人，缴械无算。三十六军今晚已抵许昌，敌狼狈向郑州退却。”

5月29日夜，唐军总部向驻许部属下达如下命令：（一）36军（附原属山炮一连），于31日早晨5时由许昌出发，沿铁路西侧，经孙家庙、张岳庄、李寨、裴庄、将军寨，向新郑追击前进。其所属第3师，应以第七团为挺进队，经和尚桥勇猛前进。36军第3师，应右与35军第二师、左与保卫军取得联络。36军第二师，经铁路西侧七里店、杜寨、太平店、水寨，向观音寺前进。（二）35军第二师应派一部作挺进队，于29日晚间由许昌出发，沿铁道前进，与铁甲车二列协同追击。其主力应于31日早4点出发，跟随该挺进队后尾，向新郑车站前进。右翼与第一纵队切取联络。刘兴军长亦向部属发布命令如下：（一）纵队准以一师协同铁甲车向新郑追击，主力在许昌整理待命。（二）第3师派兵一营，附机关枪两挺，即于今夜（29日）乘车一列，随铁甲车前进追击。（三）许昌东北方向之尚寨、张庄、李庄之